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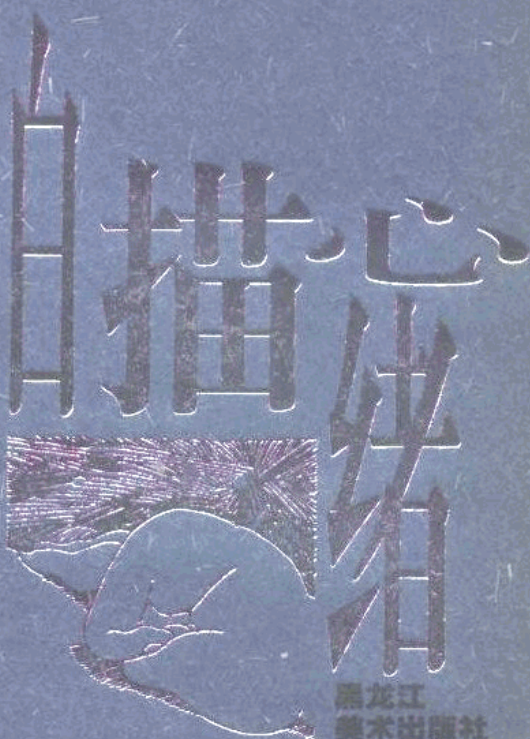
JIANGYUE

蒋悦

画集 II

BAIMIAO

XINXU



黑龙江
美术出版社



序

漫话老蒋

韦尔乔

老蒋，名蒋悦。美术圈内，听说过这个名字的该不会太少。

我与老蒋的相识有十多年了，如果按我的年龄计算，也应该是老朋友了。

老蒋以画名。他的大画已有人评说，我这里只想说说老蒋及老蒋的小画。

老蒋的临

老蒋，身材中等偏高，头硕大，面白，经常是油渍渍的，让人联想到水银灯下一面白油墙，“营营”声中泛着幽幽的光。

旧时形容人时，常喜欢用“温柔敦厚”四个字，按古人解释，温者，色泽温润，柔者，性情和柔。这四个字用在老蒋身上，可是再贴不过。当然，敦厚不假，但，这种敦厚中杂揉了几分防范与倨慢，是一种极有分寸的敦厚。这在某种程度上，使得此公可以归入“可远观不可亵玩”一类。

老蒋有一张不甚生动的脸。这样讲是因为他极少有眉飞色舞的狂颠，无论愠怒与欣喜，脸上也不会有多大变化，始终是一副木讷。十几年前，老蒋尚蛰居边陲小城，在春夏之交，他患了一种病，五官极不情愿地挪了位置。那一刻，也许是他那张脸最生动、最有神采的时候。

老蒋平时笑不露齿，一副温文尔雅的魏晋模样。得过这次病，一笑起来，表情常有一种莫名的滑稽。今天，老蒋的脸早已恢复常态。这张平日貌似憨厚的白脸，使得他那些黑色或灰色的幽默屡屡得逞。如今，老蒋一跃晋于领导行列，这张脸的妙用，更是自不待言了。

老蒋的线条画

当今画坛，实在热闹得可以，各个画派、各种理论，雨后蘑菇般滋生出来。

画家们不甘寂寞，今儿这样画，明儿又那样画，好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，且愈演愈烈、愈变愈奇。人们好像在理论与主义的海洋中沉浮。

老蒋倒是很少谈这些“玄理”，一来，知道我也听不大懂，二来，他自己似乎对这些精致的格言也不大以为然。如果一定要他讲，相信他也会道出一些来。

蒋悦的大画，评论的人很多，我没有资格妄加置喙，只能说有些喜欢，有些很喜欢，有些不很喜欢。一幅画喜欢与否，标准很简单，即看那画里所表现的东西能否与我个人的生活片断发生某种“契合”或者说“共鸣”，这种契合完全是自我的，与别人甚至与该作品的“绘画性”没有多大关系。英国人贡布里希好像说过一句类似的话，只是表达得要拗口得多。

我更感兴趣的是老蒋的小画。

老蒋的这些画，见到的人怕不会很多。一来，画的数量大，画幅小，看起来容易造成“视觉疲劳”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耐下性子，一张张把玩下去。二来，那些画属于潜意识的自然流露，在巴掌大小的纸上，信马由缰地一张张画下去，如同一条暗河，在地层下面悄悄地流淌。它远离喧闹的日常生活，是一个焦灼的灵魂的梦呓般的喃喃私语。小画表现的这一部分内容，隐秘、敏感而又脆弱，它是静静躺在深海海底上的一艘沉船；是夜半时分卧榻上的一声呻吟；是洞口边紧张地颤动着纤细的鼠须；是一粒



自画像·1983·佳木斯



自画像·1988·佳木斯



自画像·1983·佳木斯

落到眼睛里弄不出来的沙尘。

这些被称为线描的小画，老蒋是不愿意轻易示人的，而我，倒是有幸得以一睹：它们主题芜杂，手法多样，喜用符号与曲笔。有些画，率意、粗放，直来直去；有些画，遮掩晦涩，曲尽其意，我细细地解读这一幅幅来自心灵深处“粘有个人无意识泥浆”（容格语）的图画，它使我看到了另一个老蒋，一个与往日沉稳平静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，一个更为真实的存在。它像月光下一只沿着墙根儿且走且停的甲虫，坚硬而油亮的鞘翅，闪烁着金属般迷幻色彩，一双触须神经质地动个不停，它分明感到了身后悉悉瑟瑟的声音……

这些小画，并不是画给别人看的，甚至不是画给自己看的，它只是一时的激情所然，只是毫无目的的自言自语。从这个意义讲，我更愿意理解那些不择地点的孤独的涂鸦者。这样说，并不是唐突老蒋的意思，况且他是有了名的人，我的这点声音听来与那蚊虫的嗡嗡声无异。我这里想要着重说明的是：要想读懂毕加索，不仅要“看”“格尔尼卡”，也要看看他那些“怪力乱神”般的线描——读老蒋，亦如是。

老蒋的漫画

老蒋的漫画，还真是有些手上功夫的。老蒋常常在各种会议上练手（他的会

很多，也很会利用会议的空闲偷偷为各色人等造漫画像），我估计他的漫画功底百分之八十是从那时练就的。

老蒋画漫画不属于“逸笔草草、灵气飞动”的那种。他下笔颇慢，一波一折，认认真真，像是在描红。当他慢慢把活弄出来，展示给众人，被画者与围观者莫不击掌称奇！有些形象夸张得近于残忍，可人们非但不以为怪，讨画者源源不绝，甚至那些矜持不苟的淑女，也俯首下心、低眉顺目地向他讨一幅真迹，保存起来。

不过，在老蒋众多漫画作品中，他为自己的造像最为精灵妙！五官简约到只剩下了几个墨点，神情毕肖，令人称绝。我还记得他在一个打破了的紫砂保温瓶胆上画的自画像：一对小眼，二个墨点，一抹朱红，算做鼻头。一副张皇而无奈的神情跃然“纸”上。老蒋这手上功夫套用郑板桥书论中的一句话，叫作“其功力，逮天授。非人力，不能学，不敢学。”

我已久未看到老蒋的漫画了，因为我们已经久未见面了。虽然同在一座城市，家离得也不很远，工作忙，当然可以称作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，或者说“理由”。

老蒋没有给我画过漫画像，他说画不像。我这里给他画的这幅“像”，是昨天的老蒋，全凭记忆“画”的。如若今天他坐在我的面前，要我再给他画一张，我恐怕没有这个本事了。

况且，我只是一个大夫。



自画像·1986·佳木斯

纸上舞蹈

蒋悦

自画像·1992·哈尔滨



细细想来，我开始画线描至今大约有十多年了。

在这之前，我始终迷恋着速写，只要有时间，手头上又有纸笔，在视线所及的情况下，我都在不停地画着。在画满了一册册自己订的（当时没钱买速写本）各种规格各种纸材的速写本的时候，我也养成了一种勤奋的习惯，锻炼了视觉感受的敏锐也练就了捕捉形象的速度。我承认，我早期的创作是占了速写的很大便宜的。

1986年，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，由闲散的中学美术教师调到《青少年书法报》社任美编。琐屑繁杂的编辑事务把我的心境与时间割裂得七零八落。我再也不能静下心来画我的国画创作了，那段不短的日子我一直无法适应而心情郁郁。绘画的笔每日都在版式纸上画各种长短短短的直线，绘画的思维在日复一日的数字数标字号的劳作中日渐麻木。



自画像·1998·青岛

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为了排解抑郁，为了思维与手不至于生疏，或者是因为某种莫名的冲动，我开始画起了线描小画——从此，一发而不可收。

迄今为止，我记不清我画了多少幅线描，12年的编辑工作，只要有闲、有笔、有纸——就有黑色的线条在洁白的纸上舞蹈。

我很珍爱我的这些小画，甚于珍爱我的大幅的主题性绘画。

这些小画是我生命的长河里迸溅出的一颗颗晶莹水珠——美丽而短暂。画它的时候极轻松极真实，没有一点功利性，甚至没有想到今天的结集出版。十几年后翻阅，这些画，像一帧帧泛黄的老照片，让我回忆和品味那些逝去了的一段日子。

生活和时代在我的脑海中划刻出——一条条斑斑驳驳、深深浅浅、曲曲弯弯的痕，我把这些印迹用心笔拷贝在一页页

白纸上。那每一笔每一道犹如心电图线，忠实地记录着我每一次艺术的颤栗，心灵的波动。

这些东西谈不上完美，但它是真实的。我能感受到每一次过程中的娱悦。这就足够了。如果一些人看了也很喜欢的话，那就是我的偏得了。

1992年，我从报社又转到出版社，由小城调到省城，“裁缝”工作的性质没变，只不过由原来给书法家做“袜子”变为给画家们做“嫁衣”，时间依然零落，工作仍很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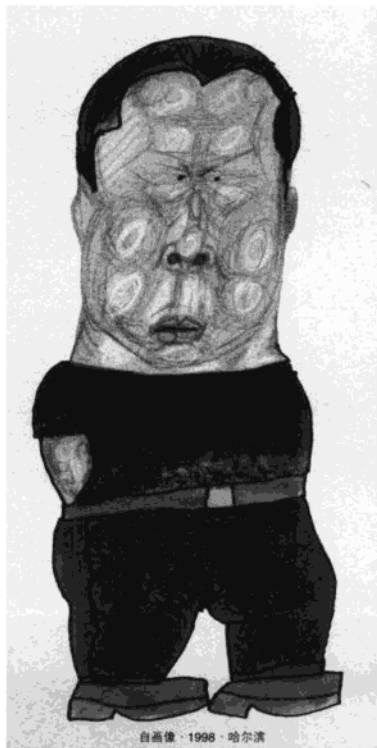
杂，每日尚且坐班，尽管更忙了，更累了，但“心灵在纸上跳舞”的“毛病”则愈演愈烈。会议记录上、选题单上、版式纸上……只要有纸；铅笔、钢笔、甚至方便筷子……只要有笔——小画如不停运行的轮转印刷机一样，不断生产——好的就留，坏的就扔，别人喜欢了就送，这样陆陆续续也攒了上千幅纸片儿。

这里我选出了近百余幅小画结集出版，算作对逝去的日子的一份交待，算作对前些年小画的小结。这本不成熟的小书，献给我困惑和孤独时鼓励、支持和关爱我的朋友、师长。献给6年前逝去的母亲。献给所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们。

我不会停下笔——只要还有笔、还有纸、还有一颗不安的心在跳动，那些激情的墨线还会在洁白的纸上永不间断地跳着生命的舞蹈。



自画像·1995 哈尔滨



自画像·1998 哈尔滨



目

蒋悦·白描心绪

录

■ 序一	漫话老蒋	韦尔乔
■ 序二	纸上舞蹈	蒋悦
■ 图版		
2	山与人篇	
16	手之幻篇	
26	天堂音乐篇	
34	梦幻芭蕾篇	
44	荒诞列车篇	
56	生灵骚动篇	
74	云天之马篇	
82	朋朋线描	
32	文论:	
	都市·山林 - 蒋悦随记8则	
■ 蒋悦艺术简历		

图版

蒋悦·白描心绪

山与人







